



恕谷後集序

宋明之學失古而詞章亦變韓昌黎曰上規姚姒渾渾無  
涯周誥殷盤詰屈聳牙易奇而法詩正而葩宋人則曰文  
當如菽粟布帛人人可曉遂梵語鄉談羣萃經傳易不奇  
詩不葩文指渾深聳牙者曰不可近而古法幾亡矣恕谷  
李先生躬承顏習齋先生學道之傳心性則臨深履薄身  
世則言規行矩而通天察地荷聖苞賢劇旁九達千變億  
化巨人智士無以盡其端委也而文卽如之天霽日恬雷  
轟海嘯咳唾成風雨儵忽幻鬼神六花八陣奇正分合鬪  
亂不亂噫至矣大興王崑繩曰恕谷之註經超軼漢宋連

恕谷後集序

篇片語皆古文也河南李主事汝懋曰吾徧閱聞人集錢  
牧齋吳梅村猶是宋明遺習汪茗文弱侯朝宗亦涉摩擬  
方靈臬練或傷氣王崑繩主奇變而乃有唐陳若夫淵源  
聖經旁羅百氏雄潔奧化不名一家其恕谷後集乎知言  
哉鎬從遊久頗得聞之乃檢錄傳書序記碑版諸著列爲  
十卷恕谷者先生自名其里也後集者自康熙癸未以前  
倣歐蘇諸大家先生俱置之而惟存其後焉者也雍正四  
年丙午正陽月吉旦樊輿門人閻鎬謹識



恕谷後集序

恕谷後集目錄

卷一

送黃宗夏南歸為其尊翁六十壽序

送都憲石門吳公請假歸里序

漆天集序

劉氏家譜序

卷二

警心編序

獻陵彭太君輓詩序

楊侯初度序

贈黎生序

恕谷後集目錄

鄭太夫人六十九壽序

贈劉生序

卷二

送憚臬聞序

孫氏詩鉢序

張老園詩集序

送古季子西歸秦中序

卷三

贈張籲門序

憚氏族譜序

賀陳睿菴中鄉試副榜序

賀趙偉業中舉人序

眞定黃氏家譜序

閩戶部詩集序

送楊賓實貴州布政序

贈衡水劉生序

贈張可玉序

贈王子宗洙之任成都令序

卷三

記杜紫峯傳青主軼事

素景園記

恕谷後集目錄

重修杜家莊寺記

甲午如京記事

劉氏祠堂記

重修通州學宮記

忠恕堂記

記王草堂語

記李氏翁媪已事

卷四

復王豐川書

上毛河右書

與方靈臯書

復黃宗夏書

答馮樞天書

答程啟生書

附程書

與王崑繩書

與朱可亭學使書

復蘭行上協鎮書

答王帶存書

卷五

復惲臯聞書

恕谷後集目錄

與王崑繩書

與張子勵韓同甫魏膚功書

回楊慎修書

與來儼若書

上太倉相公書

與溫載湄書

與張解元書

復惲臯聞心銘書

復惲臯聞書

給陳秉之學使書

復蔡瑞寰書

卷六

馮先生傳

馮君傳

李贈翁傳

彭山人傳

郭孝婦傳

李氏傳

魏烈婦傳

王子傳

恕谷後集目錄

萬季野小傳

吳姬傳

郭令小傳

郭御史傳

王孫裔小傳

馮劉二翁合傳

張太翁傳

龐魏氏傳

卷七

內邱縣儒學教諭李君墓志銘

原任戶部郎中閻公易菴墓志銘

趙室蔣孺人墓志銘

安平崔君聞遠墓志銘

委攝四川仁壽峽江兩縣陳君墓志銘

劉君來獻墓志銘

待贈淑人田室趙氏墓志

棗強戴氏先塋墓碣

可母岳氏墓碣銘

劉君化吾墓表

劉節婦岳氏墓表

恕谷後集目錄

彭蘊秀先生墓表

六真居士劉君墓表

卷八

玉峯太翁挽辭

劉君遺惠辭

挽方靈皋之母吳太君辭

待贈太孺人顯妣馬太君行述

長子習仁行狀

附哀辭傳

卷九

孔子贊

先孝愨像贊

與周崑來王子丕求小照札

養生論

父子有親論

論古文尙書

陳法論

見百字說

樂說

豚彘說

書明劉戶郎墓表後

恕谷後集目錄

書貞靖先生傳後

書韓子原道後

書方靈臬一節

題甯國府志

堅志

悼亡賦

公舉龐魏氏呈

九日鄆城聯句序

卷十

留別長安諸子

富平贈言

示素存永言彙弟

答三弟益溪問舊說居喪廢宗廟祭

答長舉問

卷十一

給鄭子書

復惲臯聞書

教子文

教子文

人說

恕谷後集目錄

擊磬

啟賢

趙母龔太安人八十壽序

孫生日記序

士喪禮就直序

詩經傳註題辭

論詩一則

邨柏舟

杖杜

皇矣六章

執競

離序

閔子小子

卷十二

春秋傳註序

元年春王正月

考仲子之宮

伐楚盟召陵

九月公至自會

宋公茲父卒

恕谷後集目錄

及晉處父盟

公四不視朔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

戰鞏

宋華元奔歸

作三軍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仲孫羯如晉

蔡陳歸國

公侵鄭

得寶玉大弓

公會齊侯于夾谷

公圍成

陳懿長先生諡文

弓翁靜菴紀略

原道

卷十三

觀察黃公傳

附劉調贊所作道傳祠記

雙齋文集序

恕谷後集目錄

醒菴文集序

論宋人白晝靜坐之非經

論宋人分體用之訛

與長舉言顧諟明命之功

與樞天論讀書

李以傳

戴景惠先生墓表

李子恕谷墓志

楊公生傳

恕谷後集目錄終

恕谷後集卷一

蠡縣 李埭 著

門人 馮辰 校

送黃宗夏南歸爲其尊翁六十壽序

黃子宗夏歛人居於吳游京師聞子友王崑繩稱予學因與子交子之學蓋得諸顏習齋先生乃舉先生之學相示宗夏慨然曰人不作聖非人矣於是悉剗後學浮文求禮樂倫物之實日有所習時有所勘倣予立日譜以自考而其學大進予嘗以爲漢唐以上氣運盛於北其篤生喆人以荷斯道之統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皆行禮奏樂

恕谷後集卷一 序

光華宇宙立道垂範以爲民極下逮漢唐寢微而董仲舒賈誼鄭康成韓愈諸人猶傳述禮樂制度遺籍無異說宋明而下天地氣移而南張程後有朱晦庵陸象山王陽明各樹門幟著書立說鼓動一世於聖經外益以無極主靜致良知等名六七百年相從而靡不曰宗朱則曰宗王徒與日盛汜濫於天下且夫古之所爲道禮樂文物體諸身而措諸世爲天地建實功爲民物樹實業豈徒講之口筆之書玩弄心性含咀章句輕禮樂名物使二氏之空幻俗學之浮靡竄入其中人材日萎氣運日消雖擱然自附於古聖賢而一如秦鼎之暗移而不覺於戲此天運聖道古

今升降出入之大關也癸未宗夏將歸爲其椿堂復庵翁稱六十之鵠求言於予予告之曰天地之道極則必返實之極必趨於虛虛之極必歸於實當其實之盛而將衰也江淮迤北聖賢接踵而老聃列禦寇之流已潛毓其間爲空虛之祖今之虛學可謂盛矣盛極將衰則轉而返之實者其人不必要在北或卽在南今子之力學如此使歸而振作於南共明斯道以相勉有成將天運聖道自此反虛而實而堯舜孔孟之學復行於天下庶有望乎且吾聞復庵翁仗義好學急友朋不避患難嘗自屈其年從劉繼莊先生遊固非世之尙虛學者所可比宗夏淵源有自從此立德立功立言以不朽其身者壽其親道孰大於是哉

恕谷後集卷一 序

送都憲石門吳公請假歸里序

康熙四十有五年都御史石門吳公以疾乞假旋里先公  
卿引疾者率不許至是知公貧且誠也許之李子五月於  
草莽聞北入京拜別 國初定鼎大臣尙已二三十年來  
首推魏敏果公象樞敏果學宋儒自居板庸無赫赫技績  
顧以爲首也何哉竊聞其樂善下士海內儒流孫徵君李  
中孚張仲誠等雖高隱不出皆 上聞數十年廟堂方面  
其落落如晨星以搢拄國是澍濡蒼黎者如湯荆峴郭華  
野許西山于清端陸稼書邵子昆皆敏果所拔茅茹而彙  
及之者也數十年氣運謂非其所斡旋不得矣孔子稱及

恕谷後集卷一 序

三

門曰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縉也能仁商也不險而獨於  
顏淵曰自吾得回而門人日益親是七十子三千人皆淵  
包貫之也爲王佐可矣故問邦而孔子以四代禮樂付之  
蕭何鄧禹李善長技能不必踰羣英而以薦賢調和諸將  
遂爲漢明元勳蓋自古大臣咸如此石門吳公則堦所親  
炙者位躋九列無負郭百畝之田嘗扈 駕南巡白近侍  
過幾離禍九江謀移關塞外夷人請隲地樹公皆力駁之  
風裁侃侃然而獨折節下天下士胖軀偉幹見一材一藝  
輒偃僂笑語接之惟恐後聞某有道術必識其里氏不以  
學與能窮人尋尺兼茹而待之復稱其量人人謂厚已也

丁丑年因湖州宋豫菴晤搆見閩史邾視曰治平正鵠也  
系跋鈔存庚辰延予榻其府語其羣從以五禮律呂九章  
諸學辛巳復下榻予病公日退朝親檢理食藥月餘迺起  
偕徐果亭少宰爲予梓大學辨業是時冉永光寶敏修二  
太史尙在館萬季埜王崑繩胡拙明亦寓都門公時聚予  
五六人論學指曰乾坤賴此柱礎也嘗乙夜爲搆談寰區  
政事予因歷及古今升降民物安危學術明沫之所以然  
以及太極河圖洛書經史之眞僞屯田水利天文地理兵  
農禮樂之措置公爲之躊躇抵掌而起獨是敏果值勘定  
三藩後眾政方需人以故薦剡多起用今中外恬熙 朝  
無軼事公雖仰屋太息慨然欲見一奇而腹果進食無甯  
胎息而公亦積勞引疾以去我瞻四方而迴望魏闕得毋  
有拳然弗釋者乎前辛巳冬宋豫菴囑予曰吳公吾鄉賢  
者也龍亢返潛詎善始而不善終爲先生其辭焉公聞之  
稱是今茲歸也可謂進退以道矣

漆天集序

東鄉樂塊然自名其集曰漆天示予覽之如夜深風雨  
怒鬼搏人猿啼鶴唳毛髮皆豎漆天風景一何奇也雖然  
日月履天而光照山河羅地而秀發人物賓正而衣冠禮  
樂燦列終古常見之弗奇也一思之何以有此奇抑至矣  
然則不漆之天塊然遊之又何似耶塊然曰吾更有說吾  
心天也漆者毀之也嗟乎進乎技矣特一以爲元牝一以  
爲闡然塊然將何從

恕谷後集卷一

序

五

劉氏家譜序

劉子來獻丐其太翁墓表且出其所著家譜曰此小子祇承父命者也願弁一言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五曰宗以族得民謂天子諸侯分殊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乃以君弟稱別子者爲大宗以收族如周武王封周公於魯爲大宗而衛蔡曹滕諸國皆宗之滕文公公山不狃稱魯爲宗國是也魯莊公立母弟季友爲大宗當時稱季氏爲宗卿是也因之宗立而族收如三桓有季孫孟孫叔孫三族季皆得收之鄭之七穆共穆氏而罕氏駟氏良氏游氏豐氏卬氏七族子罕皆得收之自封建廢而爵如諸侯

恕谷後集卷一序

六

大夫不世傳族人得以戚次子不必貴而大宗不可立適長或愚賤眾庶或貴智而宋儒所謂長支主族者亦不可行故朝制亦因時而變設宗人府以司王族之昏喪服爵擇賢尸之不別別子庶子然則紳衿者流能稽古立德拳拳敬先收族其賢可爲宗而族亦願宗之是卽宗子也如劉子是已劉子之來介可仁言執禮恭言修譜樹碑建家祠復謀立公祠祀鼻祖以下諸族先世匆匆愧恨溢於麤字抵夜分無片辭違孝友仁厚者嗟乎古所謂君子長者非耶平居嘗歎南人好虛大家譜追遡瓜瓞牽蔓昔賢雖假冒不計也而北人又過尠陋先世顯績卓行不四五傳

遂恍惚不復記憶康熙間修明史檄郡縣上前朝名臣賢士遺蹟郡縣挂壁不力行而故家子弟亦聞其先世具功德而茫無以應或憚煩難而止嗟乎不幾以苗裔而視其先如路人任其烟消草萎渺無憐念哉予觀劉子家譜三世祖昶領鄉薦世濟其德至高祖鑑以進士爲名臣考沖善能持家棟臨卒諄囑其子以繼述而劉子承之是豈其祖父之賢而劉子自不能泯耶抑有劉子之賢而祖父乃愈彰耶劉子問禮甚悉攜予冠昏祭土相見諸書去鈔閱吾知其事四親構公祠訂祭簣儀置助族田立族約凡可以嬪先教睦而登之譜者其未有艾也已

警心編序

予自弱冠承父師志編日譜考身心得失獨不樂觀感應  
篇諸書謂其言頗荒唐且以徼福之心爲善窒惡已屬私  
欲也訖後誦雅詩有云豈弟君子千祿豈弟又曰求福不  
回乃知福祿自天古人亦有言求者然宜以豈弟不以回  
明載聖經戊寅歲子年四十寓桐鄉署冬月始立長子當  
立子前數年日夜懸結不去懷見販夫傭保攜孩童過瞿  
然念其德行必勝我自弱冠志學迴勘惟戊寅年功頗密  
聞公庭呼晷聲心若割主人來議催科刑名必語以寬大  
日三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句夜臥不莊輒悚然而斂  
股嘗夢雜亂方及半遽驚曰茲不敬矣遂寤生平纒傲深  
自懲遇一微蟲蠕動避而行或如廁踐一生草蹶然起當  
是時徼倖禍福心未嘗敢存而但覺實有神明來伺懍懍  
然以知貧賤憂戚天之貺人者不淺也今歲癸未季秋抵  
京師廷尉二兄延榻其齋出其大父陸沈子翠飛巖集父  
詰生公警心編再三揚推謀開雕以問世於戲人一登貴  
顯走聲勢無甯晷安有餘力念及祖父嘉言行而表而彰  
之者哉廷尉可謂加人數等矣因取警心編讀之勸善誠  
惡如燭照著決而事涉荒誕者率不載益知人之冀倖之  
心不可有而警惕之心不可無予自返雖無惡念而粗忽

遺漏過端蝟集湯盤之銘曰日日新文王之詩曰緝熙敬  
止緝績績也熙和也言心安於敬而無息也吾心敬者暫  
而或躁而不安或忘而如遺晝披是編丙夜內省輾轉而  
屏營若我嚴父明師之來責也噫警心之名不虛矣

恕谷後集卷一序

獻陵彭太君輓詩序

獻邑漢獻王所居也王博古作樂記成帝時王禹獻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後又遺十二篇餘合爲一篇入於禮記六經惟樂亡後學賴獻王此作麤得摩測乃自漢後數千年而獻邑文章寥寥矣明季五公王先生以五世相韓之感興撻伐闖寇之師及旣釋兵河間太守王千峰迎至修府志遂僑寓獻城而其昔年之涕號故宮九頓首而坐者未嘗一飯忘也因一寫之於詩迄卒門人李興祖梓之而獻邑乃更有五公詩集行世今其邑彭子潢性篤孝葬母張太君哀禮有加四方知名士爭來弔輓遂哀

恕谷後集卷一

序

十

爲一集開雕問世丐序於子博陵顏習齋先生崛起力周孔正學堦聞而是之往從遊一日見堦吟詩曰今之詩非古之詩也古詩卽樂章也今流爲雕蟲小技玩物喪志爲聖道之蠹自此不復專攻而何能序次輓言已思孔子訓詩於興觀羣怨後曰邇事父遠事君詩之大旨不具於是乎五公先生之集懷君也彭子所集之輓章念親也上追四始而颯颯乎可被絃歌與樂記並傳不亦宜乎獻陵文光先後輝映亦不可朽矣乃爲之序

楊侯初度序

史遷傳吏以循循者壽道也卽孔子善人爲邦百年之說也善故循循然庖丁之解牛廣成之長生孫敖國僑相人國漆園言無爲而爲天下皆循循然也循循然則壽身矣壽世矣如富邑閭山楊侯非其人歟侯少壯出宰未嘗事祈年也而其治也適以仁壽雖公負偉抱壽一時壽萬世豈繁一邑而邑民不能諉矣今莫春之念八日爲公攬揆辰子不能諛因件繫實政於後俾邑人一讀一上壽焉公甫下車忽當事採買御麥公力陳非舊例且富麥竄劣不可以供太厨事已

恕谷後集卷一序

七

富邑習賭曠業耗產公立更捕法獲博徒柳責令其別捕方釋由是轉捕治寂然無呼盧聲

邑好鬪米鹽口角揮拳相加後且僞解結黨立採花諸名叱咤睚眦則率眾刃銃相攻擊甚至會集掠淫婦女公至訪其魁立寘之刑又立法凡相鬪重責先動手者乃理曲直惡黨解散

俗輕生男婦幾微飲恨輒雉經投井報縣佐貳檢驗胥隸追呼屍親亦乘機抄略破家者相望侯出示厲禁鄉地報卽刻親驗無傷立令掩瘞由是民安業而愚夫悍婦亦知輕生無益也全活無數

侯敏於聽斷到任大開陳告日百餘紙不厭也味爽坐堂  
皇質鞠三餐皆於堂積年疑訟數語卽得其秘要雖受刑  
者蹣跚下亦歡呼曰吾君責我當半年後民冤盡洗乃禁  
告許教和睦而鄰封百姓嘖嘖傳語曰富有神君或假稱  
富民來告或告上憲輒跪求曰願批富邑楊公

邑賦歷年至歲底逋萬餘侯至減去火耗有收書作蠹立  
責柳完者賞紅酒令不完者斟而跪獻又立飛票法令里  
長開花戶甲乙欠若干持付限日完糧繳票不如限者責  
民不苦隸呼而違限則已名莫卸里正亦不得以代封爲  
辭肥已累跡爭輸逋賦頓清

恕谷後集卷一 序

三

買辦令各行戶當堂投領諭曰遲與與早與用吾財一也  
而先與則汝等獲利因發銀行戶爲資本取物抵銷行戶  
口碑如雷

邑舊有現役四十里輸年應供張及過往雜費侯以累民  
將革之闔縣曰不可公費有不能去者今十年一次不甚  
苦若去之我侯清約固善後官不能必復斂民斂民而无  
當年分應者必至闔邑擾動更害矣侯籌躇再四曰姑緩  
之然吾不去之猶去也署中牀几諸物皆自買置賓客至  
自供給七月部堂來祭魏文帝陵約費數百金解囊以辦  
不絲毫責之民也

下車接五六命案未結公再三研訊持丹筆歛歛生死兩無怨負邑夙有黨張二姓結嫌一日糾眾鬪黨乘夜將垂死之侄昇張家云伊毆死鳴官雖張亦莫知黨姓之死所由來也侯至密訪死者實過嗣仵氏子因喚仵氏親族詢之乃言死者係其黨姓叔與張毆自誤傷之因陷張飲食之令伏署內拘黨姓造謀者鞠訊不招突出仵氏人質之黨姓大驚莫能辯疑冤頓雪

侯知富民囂獷日刑亂國用重典不得已也然每聽訟真情既吐卽百計爲之出脫諳切勸諭令其改化故嚴而不刻民無怨讟

恕谷後集卷一序

三

邑習學刀筆書吏往往能上下手侯選材幹用之而時體察有奸弊立責不以恕皂剗追捕無敢勒擾多事者一時有民坐春風吏行冰案之謠

富邑結姻後往往壻家貧女家遂別訂侯厲禁之嘗自出金帛令原壻當堂交拜成夫婦而去惡俗頓革

富邑鬻賣宅產嘗數十年後復告補價追贖侯一概斥退刁俗亦革

侯待紳士握手道歡脫去形跡而關說則一無所假也觀風課士立義學有才者拊摩務成就之如子弟然

富邑東北流曲美原一帶連山亘壤接蒲城耀州民多獷

悍前遇官呼嘗途刼遁莫誰何侯至效西人裝市快鞋布  
行滕纏腿潛步出訪情僞由是民時相駭告曰我君來矣  
凡燒鍋屠牛以及教唆窩賭或斂跡或竄逃市井一清  
侯觀民疾苦輒憂形於色八月縣右雨雹侯聞立踏看民  
跪言災狀侯爲之垂淚或曰災可伍分且僅里許侯曰一  
里非民田乎五分之災非災乎爲之緩征借粟

孟秋早侯齋戒徒跣禱城隍願降禍於身以代民災備極  
誠潔三日雨降

臘月中浣侯密訪美原鎮奸民楊欽之簧鼓本縣及白水  
蒲城等處人民散僞劄妄言已經年乃昧首佩箠領捕役

恕谷後集卷一 序

西

會城守備率馬步突至其鄉擒欽之并黨羽數十人驗劄  
無劄者置之鞠供通水西謀逆有時日并扳各處官吏侯  
概不深究自監繯解秦省先是督撫聞報甚驚已奏聞及  
見督院殷公問故曰已擒來小事耳殷公色變曰謀逆小  
事乎侯徐曰驗其劄印或以圖章碎填此豈謀大變者耶  
不過愚民欺人斗粟貫錢耳誅渠釋從以聞足矣殷公色  
霽曰汝言是遂輕其獄已而各州縣於富民僑寓者盡解  
至侯惻其失業各予一無事文書令回又將未獲奸民數  
人繪貌呈督撫發各州縣如貌緝非是勿問是役也變定  
於俄頃未嘗挂一良民化大事爲小殷公亟稱許賞以錦

袍令家人負運酪送至東郊跪而進及 陛見亦力言當  
平偽劄事係饑民誑食非有他故因薦公仁政雄才蔡省  
有司第一

邑監生張吾抱大理寺少卿張冲翼子也卒後惟遺一側  
王氏生遺腹子今甫五歲僕韓忠盡瘁經紀之族人謀吞  
其產訟忠侯廉知狀斥退族眾旌節婦義僕各一扁族黥  
者私毀曰彼饒財訟安得不勝乎已而節婦家來謝餽厚  
儀皆骨董可珍者也侯嚴卻之曰吾旌節義乃以利來乎  
黥者聞知大愧曰我侯不通苞苴一至於此我小人妄議  
何忍復出口也

恕谷後集卷一 序

五

爲政有實事有虛神如侯之戒賭鬪勸善薄賦恤刑愛才  
苞苴不通實政也至其精銳果毅敏如轉環仁心仁言沁  
人肺腑將悍俗一旦劃然改觀忧心刮目故錢穀不費敲  
朴而樂輸刑名不待嚴酷而羣畏且舉古人公案舊神明  
事輾轉相傳告播於外省都門此虛神也所謂不令而行  
者也

侯曰此足以爲政哉管理亂絲吾先解其糾纏而已非理  
根而疏委也富邑約千村未有籍鄉約練長或有或無吾  
將比黨里數鄉兵立鄉約以宣教化息訟訐立練長以聯  
什伍萬統千千統百使民安俗靖富民不知蓋藏吾將布

農桑法親帥民耕作節儉富民未知禮讓吾將養老尊賢  
旌孝弟節義黜異端富田無魚鱗冊可互爲奸吾將用坵  
丈法令經理井然富丁役不均吾將均之富有義門孫姜  
二里田磽民貧吾將相山原而教之桑蠶輕其民賦富有  
流曲文昌諸渠湮塞吾將測高下量民力興挑濬制版鋪  
富秀民工章句然周孔之道未講吾將延名儒傳德行道  
藝諸學而承匱乏自客歲六月或不遑爲或引端未竟何  
日以慰吾民哉

侯折節下天下士如王崑繩楊仁澍張少文諸子皆投紵  
贈縞卽不肖如壻謁選後力延至署方謀師事兄事而不

恕谷後集卷一

序

六

知其不可也其虛懷樂善蓋有本矣

侯自幼讀書慕奇節以爲慷慨建功業封侯廟食非異人  
任故欲豎立以無負士民者皆一時百世之事非一身一  
家之謀也

贈黎生序

己丑六月抵長安陳尙孚張潛夫蔡瑞生聞顏先生之學來問躡相得也已而寄信其友人黎生長舉自鎮原千里來予富平寓氣度端疑志向不凡搢衣趨請禮樂兵農諸學子曰善然學勿鶩廣禮其務哉亦諸學之綱也因請禮子曰禮一而分有四有心禮致中齊明是也有身禮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有隨時而行之禮冠昏喪祭士相見是也有待用而行之禮朝廟官府軍禡是也吾子其敬以存心飭身凡事入矩因漸而考冠昏以及致用諸禮其庶矣嗟乎聖道之沉淪也甚矣哉委棄者躡迤不顧自謂仔肩者又或以李代桃我顏先生起而指示之似道術世運有開必先而繼起尠人未卜何似古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此千金之時也而得泄泄哉雖然不可以無驗也吾子果爲此學而耳日聰而目日明而心思日睿而天理日熟而世故人情日悉則用力之證也不然則否雖欲顛預自大不可得已生歸過長安語蔡張諸子以爲如何

鄭太夫人六十九壽序

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陳由大姬孟母實毓賢喆敬姜咏  
綠衣以合室皆能永世延祀令聞不忘然徽音嬪後而於  
明類順比未聞諮謀子輿厯聘齊梁其母惟司機杼井田  
學校勿贊一辭敬姜不問朝事若是者何歟男正位於外  
女正位於內外言不入內言不出陰陽之大義則然獨今  
世彤管諸志類言其相夫課子助之學助之政豈古之陰  
德以從而今之陰柔有力耶抑傳之者失真耶吾觀鄭太  
夫人而憬然矣中丞公自院部出理兵民以至開府吳楚  
簡易持大體而事咄嗟立辦廉介御下而不刻覈爲名高

恕谷後集卷一 序

六

庇人以廣厦宏襟而捍格強禦所謂毅然今之豪傑者非  
耶夫人佐於內意必強力有謀者而後可也乃聞當日中  
丞自公退夫人舉案齊眉不敢問政事一言中丞亦一言  
不及及中丞盡瘁以後撫見百諸子成立惟勸之曰爾勿  
廢學則外事治矣而外事亦不問榮貴且春秋高猶率婦  
女紡績深宮固門沈沈肅然戚僕未嘗覲一面也一爲俊  
偉丈夫宏濟寰區一爲婉婉順婦謹約閭內是誠不失天  
地之大經者耶易曰恒其德貞詩曰豈弟君子福履縈之  
又曰令妻壽母非此人歟非此人歟夫物之生也甲孚其  
天乎乙萌其地乎土力於乙无成代終靡騫靡騰母德之

永年也蓋類是且見百有三弟皆藝學鄉國質有其文季  
子若洲領今歲鄉薦嗣此步武前烈樹功名於千載又四  
君皆蓄遠志聞習齋顏先生倡孔孟正學欣然願步趨爲  
之開雕遺著將傳之奕禩而下明聖道於日星也皆太夫  
人內教之力而年卽與俱永矣尙有涯哉今初度六十有  
九棗強令王公吳門人念中丞撫吳惠政登堂稱觴屬言  
於子故告之以此以爲世道風焉

恕谷後集卷一

序

九

贈劉生序

劉翁宰宇子之母黨表兄也少豪儻有智略晚而甘貧其四子法璋從予遊今補諸生子聞之喜謂人曰諸生者士也自此有名器焉當遜有用者與之非徒使之自免里門干掇役而已如劉四生者可以士矣生貧而孝甘脆不以入口急昆弟能正室以義友朋服其幹信孔子生三代之末而歎才難況於今日如生之才亦數百里而一邁者也予行天下所交游且無論論密邇在門下者其一爲馮生辰其一三弟培馮生篤志作聖敦孝友省躬改過而未通曉世事子每懼其坎壈不合以才弗達而並累其德也三弟敢爲喜經濟而天姿浮偏恐體未立而侈言致用行且本末之胥顛也今生內有摯性外解周旋可兼二子之長而去其短能無喜乎雖然亦有慮生氣質雖視二子無偏而志不逮夫學而不以希聖希賢卓然千古爲志雖行已無大錯迕僅僅鄉黨自好者耳毋乃小用其才而長自負乎且吾聞孔子曰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生於人方圓皆合則一不察而流於鄉原未可知也將視而翁之豪直且有愧矣生勉之哉

送暉皋聞序

甲午武進暉子皋聞來蠡縣覽子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是之因餉顏習齋先生四存編斂手曰然願共學將子宗廟郊社禘嘗田賦冠昏祭土相覓樂律射御以及論孟大學中庸易經小學諸傳著俱取繙閱襲瑜指瑕臭味盎然浹也乙未端月北上問言於子予何可以無言王崑繩者豪傑多學自謂知兵長古文氣蓋一世乃晚年聞子言顏先生學折節叩博陵函丈過子里流連敬孫訂省身錄自勘清苑馮樞天從子遊遷善力行考喪祭禮甚詳然崑繩聞道晚豪氣未除棲遲淮上遂逝樞天質頗鈍尙未究成

恕谷後集卷一 序

三

其餘天下士一節一長或始慕悅而中輟及畔去者又無可道也初顏習齋每於襟出遊輒諳屬曰得人有人則聖道有傳嗟乎豈漫然哉一陰一陽之道模諸天地而匯於聖人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其選也肖鑄陰陽開物成務制器立言以扶持天地牖啟民生乃孔孟沒而二千年餘入於蚓竅雜於鬼國而聖人之道幾亡習齋起而躬肩之大聲疾呼嗟不肖於先生四十五歲請業頗識其略重明覆譯於今年亦踰五十有六矣崑繩樞天外渺與共者自念衰憊每懇顏先生之道一旦墮地日月翳昏民物慘憤五夜輾轉未嘗不泣下而霑衣也今皋聞陡

然至則先生巨人類合愚鄙內而省察身心外而研辨治  
道以至訂經說史皆一一有實見實學精力似崑繩而剴  
靡豪睿敏則邁樞天過甚也顏習齋先生之道有傳矣雖  
然豈人之所能爲哉天也臯聞行矣無負天矣

恕谷後集卷一序

三

恕谷後集卷二

孫氏詩鉢序

顏習齋先生嘗言詩文字畫爲乾坤四蠹或者疑之曰他  
無論如三百篇先王所傳孔子所刪後之吟哦者皆祖焉  
可謂之蠹乎顏先生日子不見今之爲詩文者乎梁王釋  
敵兵臨城猶君臣倡和爲詩及敗降魏焚圖書十四萬卷  
吳三桂畔聘一名士主軍謀則善字畫鑄圖章者也在戲  
下方擲刀筆曰某畫某傳某波某法問以軍事睨而不言  
無何被擄死詩文之禍至此其極也乃今閱孫氏詩鉢而  
定其說詩之爲道內出於言而外成於樂言心聲也詩者

恕谷後集卷二 序

一

言之有韻者也去詩是去言也長言之咏歎之而形爲舞  
蹈節以金石絲竹是爲樂去詩是无樂也高陽孫文正公  
以社稷大臣出爲經濟卒成忠節故其家傳著爲歌咏一  
唱三歎皆有聞雞蹴足揮戈挽日之思令讀之者流連感  
泣而不能已是固本於言志極於協律者矣誠可以興可  
以觀矣豈以爲蠹而去之若其一萼一葉玩愒光景一羽  
一毛刻鏤象態置君父遺禮樂而惟破心疲精於蟲吟蝸  
迹致乾坤无一措拄之人經理之士則誠世道之蠹也而  
亦詩鉢之所深斥矣詩鉢者文正公與其考功兄相酬應  
而諸子繼之仲孫紫淵實篋爲集其子浩蒼卽以紫淵詩

殿焉是風雅之遺也孔子所謂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也

恕谷後集卷二序

張老圃詩集序

吾郡張光祿公當明季流寇直逼帝京之變倡眾守保定城率闔門闔郡殉難而自經於其園亭惟一貌孤孫崎嶇幸活長而坐臥行立悲吟於園中後產落園漸割食清苑令邵子昆至憐忠臣後贖其所去園盡歸之遂數十年嘯歌亭畔以老自稱曰老圃而其聲韻之嬾嬾者亦遂衰然積數寸許灌園有句云衡門自著一丸泥區畫縱橫三百畦又云不因長者通車轍塞斷蓬門老歲華寄王五公句云非是十年甘落魄閉門或不負先生其掃軌僵臥蕭然高寄之况可掬也當張光祿殉難時家之男婦或戰死或

恕谷後集卷二序

三

縊或入水死惟其五弟石卿先生之妻王氏勸其夫收孤息不可死而自經以從姑一門忠義奇偉有令人雪涕者後老圃能受讀石卿躬教之一日語少佻石卿正色責曰無爾吾家子弟脫口一僂薄人必爭傳之身名俱碎矣老圃慄然骨慄以故其詩蕭散而不放孤清而不崩離人立獨而未嘗輕世絕物子夏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殆斯之謂歟吾郡王契九詩與老圃齊名契九以少陵爲宗老圃則出入李杜韋孟不名一家而皆能道其性情所欲吐吾每入郡必流連二君詩而均評曰可傳在老圃高躅方欲剷迹削名何意以剝膏殘馥流播人世而人故毀之天必

聞之昔鄭所南自沈詩稿於井底迄明中葉井光氣燭天  
闕之得石函盛其詩遂行世况今老園子孫連翩發越膺  
民社屢向予問序將梓其遺集以垂不朽天之欲傳之蓋  
可知矣乃爲之言

恕谷後集卷二序

送古季子西歸秦中序

華州古子季榮以今歲乙未二月來問道於予予衰老頓  
訥無以益也然以居予齋久飲食寢處與偕中間予病季  
榮日侍湯餌因之心性經術以及用世之具聖學異端之  
分亦遂縷縷有說季榮不以爲非將予四書傳註小學與  
禮樂射御書數諸書皆鈔錄其貌虔其意勤取與廉謹衣  
冠整飭立日記考課言行可謂善士矣從此志益堅學益  
擴修已治人之業卓然有成蓋未可量也自宋儒以主靜  
讀書立教杜門緇經閉目視內疑於緇羽而但期明理不  
求辦事將經濟民物如孔孟所謂朞月三年大人事備之

恕谷後集卷二 序

五

道一槩削落流至今日滋以屢詐漠視君父謂之靜存剽  
竊道聽以爲撰著乾坤之禍未知所移吾嘗過季榮里入  
潼關而西南面連山壁立北黃流如長虹中拓然周道氣  
象熊熊勃勃如防風坦胸果腹兩臂戟張而東向張口以  
吸納天下者此中之鬱積孕毓必多豪傑其人何疑耶季  
榮歸而倡明聖道廣之於人續孔孟扶民物他日再晤僕  
無以益予子必有以益僕矣中秋節屆季子謀歸元酒醉  
月實聞茲言

贈張額門序

庚子之冬子至白下頗有來問學者而張生額門年最少  
經傳樂律皆有考訊且暮請甚勤禮恭情摯與之語若以  
湯沃雪也心竊異之及辛丑端月自宛陵返周崑來爲予  
言今臬司葛公以不立嗣叔母爲置筵比至問之則故人  
女也公不忍納女畜之爲擇配因見委焉出尋額門語其  
事曰子踰弱冠未有室令先君亦公之故人也以故人女  
配故人子甚當子亦以成公之德額門瞿視曰吾曩然衰  
服而議昏耶且二兄俱不在請勿言曰令兄雖出有母在  
堂况喪越小祥久矣許之以待服闋合卺不亦可乎額門

恕谷後集卷二序

六

曰許之卽喪昏矣必不可於戲洵若是也其大節不奪者  
歟予宗顏習齋先生明親之學時與程朱陸王商可否  
或曰今人不逮前儒多矣先生何以言子曰非與今人較  
也以程朱陸王皆自謂直接聖道則學術人材世運係之  
矣故不得不舉堯舜周孔互相比勘庶繼往開來無所誤  
也若與今較鄙野勿論卽通都名衿冠蓋肩摩擊而習  
俗陵替其日夜心力惟食色營營求一高望而遠志者不  
可多得視程朱陸王不啻雲霄而尙置短長歟額門雖好  
學而室家之願人情不遠且臬司塵故人弱息擇賢而厚  
其妝奩以子壻禮焉人將謂富貴不可算慮無不投覓恐

後者而獨懷親守禮毫不爲動此豈今人所有乎喪不奪  
於人則仁遇財色能斷則義確不可拔則勇從此學行日  
進誠可與前儒較量於虛實歧正以希賢希聖吾畏其不  
可量也額門勉之矣

恕谷後集卷一序

惲氏族譜序

惲子鶴生致其先世族譜而爲之辯曰寒姓明初千家姓以前不著常州武進志朱有進士惲諱文蓋著姓之鼻祖也明則科第蟬聯矣成化年間作譜乃有東漢始祖墓銘先叔祖南田嘗語鶴云未可信今考之歷世官銜地名皆舛不更則僞貌祖考更之恐滋世俗譏訕願先生賜序以啟牖焉予嘗覽南方家譜率云自中原某地遷心竊疑之豈三代前吳越土著皆歸漸滅歟抑漢唐間聞人每在燕齊雍豫遂冒附也後讀毛河右虞氏譜序云宋時尚譜族相率爲僞輯一姓所始竊剽史乘前賢黃麻紫篆玉軸而

恕谷後集卷二序

八

金籤加之朱呂文謝序之贊之者皆是也與謂他人父謂他人母相去有幾乃知南方賢者早已恥之今惲子亦云明中葉士人每增飾譜牒遙附名賢惲姓前無可附輒自列官遂一往賀亂嗟乎賢者之言較如矣卽果先世所爲禹蓋前愆未聞稱非况原屬邨學究代撰者乎考辨核而的智也親吾親而不忍雜以僞仁也又何疑自宋有道學一派列教曰存誠明理而其流每不誠不明何故者高坐而談性天捉風捕影纂章句語錄而於兵農禮樂官職地理人事沿革諸實事槩棄擲爲麤迹惟窮理是文離事言理又無質據且認理自強遂好武斷儒者如朱晦庵謂泰

伯不從太王翦商見春秋傳而傳非其文吳幼清毀尙書  
古文謂漢藝文志稱尙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而志  
亦非其文沿遞明代競作偽書魏政始石經大學子貢詩  
傳申培詩說致身錄等紛出如敗衣行荆棘逐處孔漏顏  
習齋每歎聖道淪亡儒者惟以讀書爲學毛河右又謂世  
並無讀書人蓋道學靜坐空談不屑研究今古舉子則八  
比頭白困踣而頗聰明脫出者又夜郎去漢已遠易大而  
足故相逐而躑躅顛躓也惲氏舊譜亦波及使然尙何尤  
哉惲子遠紹周孔正學博物力行譜役也成不惟惲氏椒  
聊的的歸實而考之明行之誠修已治人胥以此也扶聖

恕谷後集卷二 序

九

道正人心斯其嚆矢矣故不憚疲癯而爲之序

賀陳睿菴中鄉試副榜序

陳子睿菴中康熙丁酉科順天鄉試副榜親串走賀而問  
賀言於子予卽以賀論前明庸經書八比取士舉之鄉會  
之京師對於殿廷皆爲無用之文然束一世之富貴功名  
於此一途天下靡然嚮之入彀者遂無憂貧困而亦爭自  
磨礪高節矯廉以崢嶸於宦衢其賀也亦宜無何而今大  
異吏道多端甲乙榜如附贅懸疣得者少自矜飾而生計  
遂致蕭條以故不自愛惜多夤緣請謁爲苟活計一躋仕  
版上下分肥終以委頓可悼可歎而何可賀陳子天性淑  
善篤孝友嘗從予問業亦欣然以聖學可學會訂日記自  
考功過今通籍而中副車吾知其必自愛惜斷不骯髒請  
託與世上下也是則可賀矣昔叔向賀人貧柳宗元賀人  
失火皆人所不賀而賀者也今於陳子則人賀而子亦賀  
焉者也但人之賀也謂其富貴有階也子之賀也謂其身  
名可不失也不知陳子將何賀乎哉

賀趙偉業中舉人序

安平趙君偉業聞顏習齋先生之學而悅之以丁酉七月  
中辭率其子漸逵摳衣過予廬問身心經史並及河洛太  
極諸說剖辨黑白犁然當於其心因北上應順天秋試遂  
中是科舉人十一月月上旬金陵程石開年才踰弱冠寄予  
書三年始達則讀顏先生年譜與四存編及予大學辨業  
而深幸後儒之痼轍不迷也縷縷數千言矢以共明聖道  
而其書則漸達得之他手齋至且謂其尊人里閭稱賀求  
一言嗟呼顏先生斥擯歧途遠宗聖傳俗之大驚小怪固  
其所也乃北方如趙君諸賢旣願私淑而南中復有後進

恕谷後集卷二 序

二

殊尤篤信其說吾知天地神聖之有靈而周孔之道不泯  
泯於世也可冀矣今人稱中舉曰孝廉曰登賢書以漢舉  
孝廉周書行藝皆於鄉今取士先於本省鄉土故云然以  
八比選士誰問其孝乎廉乎所謂間胥書敬敏任卹族師  
書孝弟嫺睦有學黨正書德行道藝者安在乎名存而實  
亡似是而亂真學術之錯誤卽此不可曉然歟趙君本劉  
姓其父憐其姑家無子命之繼少苦寒業紡織從師讀書  
數月遂棄去而少隙卽於僻處繙閱尋人析賞年二十有  
九補弟子員今躋偉科而躬躬修謹舌耕硯食不妄取與  
一承趙氏宗祧一則其本生父尙無恙四弟列膝下時佐

甘旨孝廉賢書之稱他人虛之趙君不且實之也故自是  
倡明聖道以益大其學則可賀者多矣

恕谷後集卷二序



甘旨孝廉賢書之稱他人虛之趙君不且實之也故自是  
倡明聖道以益大其學則可賀者多矣

眞定黃氏家譜序

吾覽黃氏家譜而歎其孝思之不匱也論述慈易而孝難  
語道孝純而慈駁奚以明其然也牧豎僮夫無不顧復子  
若孫特之舐犢鳥之哺雛以我之所生故不自知不自解  
而惟恐傷之凡物盡然是易也然其間禽犢姑息以致壞  
其所生者比比也故道多駁孝則上返吾身之所生由  
父而祖而達祖儀禮云飛走知母而不知父自慈烏返哺  
而外鮮有知所生而報之者又云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  
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是爲難矣  
然小孝稱小德大孝稱大德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未聞孝

恕谷後集卷二 序

十三

而猶有乖沴者也故其道爲純不學易乎乾坤索而爲六  
子慈也而所生如否如剝如明夷如蠱或以毓戾滋爭陽  
卦多陰陰卦多陽如蒙師下爲坎曰以剛中曰剛中而應  
大有晉上爲離曰柔得尊位曰柔進而上行以乾坤爲父  
母也不忘本也則其辭利以吉非此道耶黃君時雍康熙  
癸酉舉於鄉司鐸予邑甫下車卽遠顧荒里匆匆言行相  
顧之君子也復見見其長君龍章捷癸巳科文闈次君昇  
遠捷丁酉科武闈皆霏然質有其文且孫枝蘭苗玉瑩謂  
黃君何慈以昌後如是旣而持其所著家譜丐序載其父  
武舉公祖文學公會祖武舉公以至北遷始祖總旗公皆

歷有傳述本本水源之思藹如也其子姓之椒聊蕃衍洵  
有自哉黃君年七十矣尙精力教思不倦知其益擴而大  
孝得天者未艾也吾行以觀之

恕谷後集卷二序

閻戶部詩集序

三代教士有四術曰詩書禮樂禮樂於今蔑略久矣書後有廿一史通鑑其續也而宋明史辭蕪事雜通綱僅登虛言爲時文用鮮知政事之綱領者惟詩自騷賦漢魏樂府以及唐人律體雖刻畫風雲月露視三百篇達政能言之道相逕庭而其大小正變以各道其性情則未有殊也自明季虞山錢氏宗宋而絀唐於是風雲月露之辭變而馮勃鴨歲瀾漫紙上而詩乃卑而不足道雖然余嘗慨晚近諸學俱衰道德衰經猷衰文章衰惟詩猶爲健舉其故何也自唐以排僮爲時文明以帖括偶比爲時文而指倣經

恕谷後集卷二 序

五

史散行者爲古文而詩與古文遂爲才子文人所競上然明以時文取士而專用宋人註說語錄章句闕於心胸雖勉爲古文大約不離其靡俚之時文者近是歸震川茅鹿門輩亦不能自脫也而李北地王弇州決而棄之又何誼秦漢詞語貌似神去詩則與時文別爲術塗攻之者相誠宋後語不以入故明代古文卑茶而北地大復之詩突過元宋而逼盛唐其時畿輔近地如盧次楸王青屏頓鷗汀之儔可歌可傳者指不勝屈也逮及興朝宋人道學之餒盛極而衰伏之古文與詩浸以日上文則侯朝宗毛河右王崑繩詩則河右以及屈翁山申臯盟戴滄洲皆崛起

樹壇壁一起宋元之衰如吾邑戶部閣君公度亦其一也  
公度與滄洲居相近夙聞其說而延王五公先生於家日  
相刮摩又博極墳典不滯宋人籬下故其發爲歌咏皆有  
法度非苟成者且天性近道不必斤斤聖賢成樞而恬淡  
名利每篇中守拙安卑之致一倡而三歎焉其於達政能  
言未知觀者若何而幾幾乎可以興觀可以羣怨矣嗚呼  
能無傳哉予故僭爲讐校俾其諸子開雕以問世焉

恕谷後集卷二序

夫

送楊公賓實貴州布政序

己亥長至後堦如保定府適聞巡憲楊公報擢貴州布政  
司謂之曰今之政事惟錢穀刑名二者而藩與臬實司之  
臬彰瘕善惡民命風俗攸關藩則但持銖兩令平耳雖然  
惟其人今公以道平刑而陟黔山僻荒瘠一綫迥迤轉之  
滇開山澤固兵民非僅錢穀也公曰然前巡撫劉公蔭樞  
招集流亡有功莅任當諮利弊而行焉恭辭如都晤方子  
靈臬言公在保定甚有守州縣苞苴謝卻制臺初度屬官  
僉朝服進將上壽公獨補服眾異之公曰吾以爲朝服非  
可輕用也眾無如何皆改補服歲七八月制臺病闔屬官

恕谷後集卷二

序

七

及紳巾商民建醮誦佛經公獨否制臺於郡東修大乘庵  
落成親詣上香演爨弄邀公往凡八往返署吏長跼從吏  
公曰非公事也卒不往方子曰是足盡公乎吾嘗知公南  
書房 朝廷出西洋三角算問公將附周易後公曰西洋  
法誠密然與三聖人易不必比附一日又以後人所繪河  
圖洛書下問公閱畢奏云以臣觀之無佳處吾自觀光來  
未見有挺挺如公者也因問其政績余曰堦杜門不通世  
事未能知也然略聞其一二巡道司入府刑名書吏率紹  
興人有事必投其門以貨輕重上下其手每獄累年不決  
居停皆滿公至則試書吏不通者汰之通而素有能名者

置內署給飲食其家人水火不得通州縣案卷至書吏僅得一籤識卽送公公日夙興發文卷訖卽二門下鎖不會客將案卷起訖細研然後升堂審訊豪髮無遺照乃止諸命案盜情不逾數日卽讞決羣向轅門叩觸驩呼而去吏胥雖欲乾沒一錢不得也貪者禿蠹者竄今士民聞去行吟坐嘆或涕洟淚下方子喟然曰天下業也如吾與子著書立說則萬世業也嗒曰唯唯否否自宋史分道學傳以後明初定鼎惟宋景濂一人而教諸王讀書開創大略無一言及者其後薛文清丘瓊山身躋宰輔然薛於清介入於進大學衍義補外無所建豎較之王三原李文達不講

恕谷後集卷二序

六

道學者反遜也豈史氏遺之耶抑道學之僅可自治而不能及人僅可著書立言而不能勒功樹業耶若是則聖經之明德親民爲虛語矣今得我公而爲前儒一洒之是萬世可傳可法者也若但紙上聖賢口角道德奚濟乎奚濟乎方子亟起避席曰謹聞教及歸遂次其語以送公行

贈衡水劉生序

歲之辛丑杪秋學使者陳公秉之按臨上谷傳博野儒學  
教官曰會覽顏習齋先生四存編傳道大儒也其令博蠡  
二縣諸生投公呈吾將請於 朝奉顏先生祀文廟鄉賢  
已而果行且面誨諸生諳諳以習齋學行爲的予憂居不  
得晤也訝其何以能是及白任若自南來乃知衡水門人  
劉生廷忠實發之生之師王宗洙聞學使者辯性因令生  
呈顏先生存性編學使面問生存性大旨生歷歷以對若  
孔孟爲之親授而與張程對難者學使大奇之後屢召見  
賜之食論古今學術人物日晡乃出論每出學使外學使

恕谷後集卷二序

九

屈服時生方以童子試入泮則學使喜而特拔之也於戲  
亦今士之豪傑矣使遊吾門者盡能如劉生彰明顏先生  
之學文周孔孟不遺爾稱快於天而聖道朗朗揭日月行  
哉子傳習齋學思與天下人共而不可多得長子習仁質  
直而通解每外無可告歸入家庭輒竊喜以爲膝下有人  
與聞可備後此來問者之往復也今歲八月倏去予生理  
幾斷昔孔子阨於陳蔡遂疑道非今之災甌甚於圍餓吾  
道非耶奚爲至於此乃劉生忽發之學使者揚之始知聖  
道尙在人心而主張其事者未必非也從此改過遷善求  
廣其傳又軋軋有生機焉是則喪我者吾兒習仁而甦我

者劉生廷忠矣吾此後之望劉生者厚矣

恕谷後集卷二序

贈張可玉序

南樂張可玉以避荒遊豫晉江北諸處爲賈而不屑也折節从陳右函諸人讀書爲學已而歸北來執贄癸卯下榻予齋覘之能甘貧守命不取非義嗚呼此作聖基也汨沒者無論予生平惟見顏習齋先生義命之閑不踰尺寸其他交締所稱海內殊尤者如王崑繩少以經濟古文自高不可一世談學亦睥睨宋儒方靈臬謂之曰勿遽也今突有天使來臨加寒微以卿相而漠然不爲華歸之程朱乎歸之吾子乎崑繩默然內省憚臬聞博學有聲而一聞子言習齋學遂斥去舊習力追聖道省躬崇德然言家世科

恕谷後集卷二 序

三

第未能灑然卽靈臬翹翹乎視富貴利達如淖塗而人之文膏梁無克盡脫嘗痛自刻責今可玉獨毅然以此爲基吾喜之不寐矣雖然視以人情則鉅程以聖道則微是特公綽之不欲耳若欲成人文以禮樂其功有可窮哉且可玉遨遊天下世學染之者有二一習入讀書明理之說恐以繙誦虛揣自是也一聞異端葆攝方技家言或偶爾尙珍奇之也其悉湔之而循循然禮樂兵農子臣弟友仁義禮智斯可以上達矣然而猶有說吾子所謂子子有守者於冷淡時見之也彼侯門炙手獨非吾人閱歷時乎世固有甘心寂靜而搖情喧熱者矣孟子曰富貴不淫貧賤

不移非居廣居立正位行達道之大丈夫孰歸之

恕谷後集卷二序

三



卷二以歐陽文忠公五言詩五首爲首

贈王子宗洙之任咸都令序

衡水王子宗洙得顏先生四存編及子傳注平書訂疑之一再諮度已而過其廬質經析疑歎其不爲帖括所痼然未得數數然觀其經濟也無何陳學使蓮宇校士王子附麗平書條陳數款學使以爲嫻經濟聞於朝以拔貢越格授成都令於雍正二年歲暮旋里念忿然去寄予言曰聞教于先生者頗詳矣斷無變塞者予見之瞿然而顧愧吾昔之語王子者實未詳也或旋乾而轉坤或權安而小濟或詭遇以獲禽畔乎其各途也越人有爲水學者聞銀夏之間有瀚海焉具天潢鞭轡往而不施於用歸泛黃天蕩泐不得竅瓶革而噓之抱以酒又不得漁者操刀往來如飛嘻而曰噫來附叩舟遂置其夙昔而從焉漁人毋乃詒人乎王子語予曰不變遙祝之矣

恕谷後集卷二

序

三

恕谷後集卷三

記杜紫峰傳青主軼事

偶閱施愚山集有云康熙十七年戊午 詔舉博學鴻詞之士試後又 詔視諸布衣處士有文學素著老不任職事者其授京銜以寵其行部議七人擬授司經局正字當二薄其官與杜君越傅君山同授內閣中書舍入時杜年八十四傅七十三皆未與試先歸矣部議官不及而中旨特授蓋異數也是役也越子郊爲我言二君被 詔力辭北直巡撫命以騾車過越門掖之登卽去山西遂以檻車載山就道及到京師各杜寓門謝客比試越告老山

恕谷後集卷三

記

告病

詔昇入伏而不謁乃

免試

令出越遣郊問山

曰何日行山曰卽日行及歸當事委中書 命皆不拜越

號紫峰定興人山字青主榆次人視周黨嚴光之事甯分

今古哉郊親從於京故云

素景園記

素景園者鄭公子見百所新闢也其陽有舊園中丞在時修之菘蔬菜間以花卉在居宅東稍南迤而北卽今園南畔栽柏蔘葵排立如牆北種芍藥廣二十武有奇縱三之二又北爲魚池旁雜植枸杞楸杏諸木西爲舟房置以書正北廳四楹階兩垂蒔牡丹轉而北又室五間中列卷軸弧矢技擊距躍之具皆坏累泥塗無侈丹牖黝聖對池東爲大陂周遭皆楊柳蘆荻怒生於下東薄邑城西映宅居樓閣如兩山夾護城麓緣陂爲射道不棲石爲山珍禽鳥不購自此花木檐宇隨意補添或不補不爲意必也公子

恕谷後集卷三

二

率諸弟力學各有精舍而又以時聚此揆文考道接良友相質并及學樂習射舅弟怡怡互切劘予過之愛其景物之淡素也爲之名曰素景園因思昔人以畫品園曰某園唐李小將軍畫某園元倪迂畫皆絢而失者也桂檉蘭棟積壁堆金隋秦富強怙侈之習所以敗也紅葉丹壑青濛晦渺宋明虛浮无用之學所以亡也何如伏羲之畫三奇三偶樸以素無斲無幻而億萬世生聚文明窮變極化已盡在此歟且卽以公子一家論其爲絢乎則中丞撫巡吳楚如日之中如花之放而公子輩承其光而飫其豔也果其爲素乎中丞方且如朝曦如蓓蕾子若孫自此策羲和

之駕扇谷風之吹其進有可量哉於戲素與絢之相去遠矣故於一園而洩其意如此

恕谷後集卷三

記

重修杜家莊寺記

蠡東杜家莊舊有佛寺不稽所始康熙二十七年莊人劉氏募眾重修至是勒石問言於予予嘗謂佛者順氣運而生者也人五六十以前耳目積見聞心增記憶迨後則聞見皆退記憶忽忘歲序如之春夏日生豔紅沉綠叢枝濃葉自無何有而消化旁羅秋冬日消舉向之美富玉露朔風瑟瑟摧斲世運亦如之當乾坤之初闢而盛也伏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聖人植稼定倫興禮奏樂開物成務將沆寥之乾坤填實充物熙穰樂愷三古而後荏苒衰矣禮漸壞樂漸崩人倫庶物時就耗斲而佛氏適生乎其間以空虛寂滅爲教豈偶然哉儒者乃欲以尺仁寸義張空拳而批駁之不亦頓歟雖然滔滔不返者氣化也逆流挽濟者事功也艾耆旣屆曰吾任其疲瘳以亡也可乎調劑藥餌緣督以爲經卻費固神八九十人而耳目聰明起居壯王如二三十者豈緊無之也然則氣運獨不可逆而旋耶特是順氣運者易轉氣運也難吾於杜莊寺之重修并鐫貞珉知其爲順且易之舉也故三歎而記之

甲午如京記事

壬辰聞方靈臬以戴田有事被逮癸巳事解抵今甲午十月乃過存七日抵京師知靈臬供應暢春苑纂修樂律以母病告假在都八日候之假滿已返十一日復詣奉太夫人藕粉將登堂拜而靈臬適前一日來聞子聲趨出愴然互拜曰苞乾坤罪人老母病癱不能頃刻離苞而苞必不能常侍奈何問曩事靈臬曰田有文不謹予責之後遂背子梓南山集予序亦渠作不知也難前夢先君至苞抱之乃血袋中空無何難遂作皆苞無實盜虛所致憶癸未場後先生曰名禍階也今先生安居奉母而予若茲宜矣已

恕谷後集卷三

記

五

而論禮予謀卜夜靈臬曰徹寓無容膝地比隣劉君可惜榻但先生攜襪被來耳黃昏往靈臬問過曰苞居先兄喪逾九月至西湖驀遇美姝動念先君逝歎粥幾殆母命食牛肉數片期後慾心時發及被逮則此心頓息矣何予之親父兄不如遭患難也禽獸哉予曰自訟甚善特是三年之喪天運地岷雖屬大變乃人所共有哀一殺身一情則雜念起故魯論曰喪事不敢不勉儀禮曰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甯今舉族北首老母流離身陪西市幾致覆宗其與居喪常變又殊故情亦殊也又問曰心動矣性忍矣遇事不能咄嗟立辦能何由增王崑繩嘗誨我曰

不能辦事幼習程朱之過也豈迂腐非變故所能移與又曰老母日迫罪戾滋加憂之奈何予曰先生請以敬勿以憂舜遭人倫極變而夔夔齊慄惟將以敬敬則心有主敬則氣不耗不能可益患難可平禍外加憂何解於禍此聖賢常人之分也靈臯起謝楊舉人三炯紹興人偶儻有才入座則靈臯爲母通州購杉板患中梗而楊憫然任之也左右靈臯難如兩手靈臯曰楊君視予難予感之先生不視予難予尤感之昔左浮丘下厥獄史道鄰與獄吏五十金入省浮丘左膝以下筋骨盡脫仰負南壁面目焦爛道鄰入抱嗚咽浮丘以指揩目曰乃爾耶此何地汝至也摩

恕谷後集卷三

記

六

磚將擊之道鄰趨出及後以鳳廬道危厲治兵江上禦流寇曰吾一不敢負君一不敢負浮丘先生也先生爲聖道傳人予近考禮若成先生其傳諸語楊曰予讀顏習齋先生年譜入李恕谷廁見矢堆糠粃崑繩嘗曰顏李食麤衣垢蘭手塗足吾不能學也予曰此謀道之根柢也宜共學因言妻遭親喪夫不入內降服降其文不降其實諸禮時起視母僬僬瞿瞿孝友溢於須臾延醫至問方奉匕懇如也劉君淮安劉公文起之子選廣東令未行出拜問心性儒與釋老何分子曰居敬儒也主靜釋老也肅九容以戒不覩不聞儒也嗒然若喪釋老也次早靈臯謂昨與總裁

徐公元夢曰李恕谷諸律呂不問而謀及愚謏乎有同事  
魏王二辭林曰李某以老病春官且不能赴而能堪此乎  
可謂善處先生矣乃別去抵里思天下師友之助落落如  
晨星今晤靈臬接其孝友砭我浮薄挹其切惻劄我冷峭  
立品嗜學願領不變以予之衰憊廢棄視之不面赤而汗  
出哉爰識之以當弦韋

恕谷後集卷三

記

劉氏祠堂記

方靈臯每爲我言吾居京華五夜寤必聞屠宰聲其號呼嘗如人悲痛憐之而天何以不憐之耶今人夷於毛羽矣吾甚憂人禍也會子曰民散久矣友儕散戚媼散甚至祖考亦散置不問每一思及輒憂而繼之以懼也乃今觀於安平劉子琛家祠之成爲之蹶然色喜劉子以戶曹名臣後父化吾翁臨卒囑之勿忘先人母卒又囑劉子亦力行不怠修家譜樹墓碑今又家祠落成正堂三間祀四親而更商立不遷之祠與祧祠令其子孫世世守之也嗚呼是仁心藹如者矣劉子夙厚重稱君子所謂道迎善氣而回天地之慘機者不在此一家歟苟得人人效之俾天心得返而靈臯之言爲之不驗也吾禱祀望之矣

重修通州學宮記

文王世子云春入學官釋奠于其先師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周禮大司樂樂祖祭于瞽宗註疏謂禮詩書皆有先師然并非專廟但於其學設位祭菜則古有學而無廟唐武德間詔國子監立孔子廟抵貞觀詔州縣皆作孔子廟遷迤宋明制愈備廟後有啟聖祠東西兩廡從祀先賢及儒再下列名宦鄉賢祠其旁則學署爲教職所居出蒞明倫堂藏書尊經閣而諸士傳習之所多闕焉所謂學于戈羽籥于東序詔禮于瞽宗詔書于上庠者無有也則今幾有廟而無學嗟乎紺宮琳宇遍天下而集大成之聖如孔

恕谷後集卷三

九

子若僅同古之先師暫設薄獻固爲不可而原立學之典興人才輔政治今博士倚席不講弟子散處私肆於家聖道之分歧而蔑略或亦由此通州南係會通河東扼榆關北嶄古北黃花諸險塞匯吳越楚豫齊魯漕糧灌輸京師爲環海要區無慮珊瑚木難粵紵蜀紈蘭桂橘荔梗楠豫章沉檀安息殊方廣洋奇怪珍錯罔不積貯於是而後達之天府布之四方光怪陸離之氣鍾毓於人多雄闊而沉深易可大成乃漸豐儲厚藏垢其間而又井里駐牧擲本崇末雄闊流爲浮華沉深變以機械其須陶而淑之非可沓沓視也今江甯巡撫吳公以康熙三十六年守是州建

明倫堂五間擬前立齋房課士未及陟去然心終不忘自  
吳齋百金且囑坐糧廳吳公竣其事客歲遂同通永道張  
公州刺王公各捐金並糾闡運諸文武官以及紳士共得  
若干移戟門磚木修學署大門輦飛鳥革泮池濬深砌高  
頓煥舊觀今年又改名宦鄉賢而恢壯之以故材令修學  
署住室如夏遂於明倫堂下左右各建齋房五間爲生童  
游息所功其偉矣禮聖造士各殫厥制語云合之則雙美  
非斯之謂歟嗟幸覩其成當事者留之講學訓士而以疲  
癯不措乞去乃王公亦陞任將行後之君子上有教下有  
學勿負盛舉或亦有心者之所同也至州判汪君吏目李

恕谷後集卷三

記

君董監有力例當備書

忠恕堂記

己亥秋予自武城旋過棗強之小營晤張肫明李文長語  
學肫明之東道主爲蓋翁公謨相見驩甚揖讓至忠恕堂  
觀其懸壁皆忠恕言匈予記公謨少任俠與其邑貴顯輩  
過從忽遭事齟齬瞿然悟曰今而知忠恕而不忠恕之毒  
鉅也遂埽軌杜足庀堂顏曰忠恕課子孫耕讀不出戶者  
三十四年於茲矣爲子道津津不敢盡昔兩人言虎其一  
傳聞虎事甚悉背建衝破畫地卜食聆者以爲博其一夙  
被虎嚙談之色端神懔聽未終皆毛髮浙瀝敞罔靡徙而  
退於戲躬歷之感人如是夫

恕谷後集卷二

記

十一

記王草堂語

予曩如武林交王草堂其著述亟引予言屢有魚雁後聞其移寓閩之武彝山而音信迢迢矣今歲庚子到白下晤身在修乃言其尙健會見於武彝爲之怵舞因憶草堂遊天台雁蕩歸示予遊詩謂予曰下走返渡錢塘遇文僧揭而東震孟之孫也云亦將往遊因問遊蹟厯告之迨數月浙省有持二山册葉者每幅先畫峰巒次系以詩遍餽當道則文僧遊後所作也閱之殊有誤已而見問其故僧笑曰吾何嘗遊卽以先生所言作册耳予嘆曰今天下皆如斯矣顏習齋先生所謂舉世成一大誑者是也講道學者不必心得但纂語錄選詩及文不必能作卽肆甲乙甚至天文地理兵法諸有用學纍纍堆部帙行世皆未嘗通曉身試而惟從故紙中薈粹者也覽者不知而誤用之殃身害世禍可勝言歎草堂太息而起

恕谷後集卷三

記

三

記李氏翁媪已事

李生元英從予遊一日惻然謂予元英先世本以前朝軍功世襲百戶守紫荆關中葉有遷蠡東者隱於農遂素封至元祖諱光祚生而端謹遭明之季綠林起爲盜所誣扳虐吏捕之諸毒備至家以傾及清初乃稍稍葺業又捐館去大母劉氏茹荼攻蓼持家棟不少佚誨元父及元英入庠諸女皆適名門至今得以溫飽苟安者大父母辛苦之遺也噫元英能不忘本可以教矣明代承平二百年有奇及其旣也中外交訌旱蝗頻仍莊蹠盜蹠彌地而起日下晡則百十爲羣策怒揮芒剽若邨掠若氏一攫其怒輒叱

恕谷後集卷三

記

三

咤棄之溝壑官吏莫敢誰何自崇禎末至順治六七年乃熄民不安天日者十餘年是何世運哉今幸安堵已久然癸未山左水災流殍十之五客歲丁亥吳越饑民幾變今又七省告災吾北直亦半稔米價如水膝胫篋越貨時聞能無畏耶天下安與不安始於仕途終於草野徐果亭少宰嘗爲我言明季夤緣博一君子欺人今則賄賂購一小人歸已挾包直哀乞當關匍匐而進主人睨而笑曰是殆善奔走解人意者聞之喜不自勝或以揚於眾則喜彌加氣彌雄嗚呼君子之名以夤緣而得已可傷矣况百計營求使人呼我爲小人始快哉日益月甚殃禍之變未知何

底詩云無念爾祖又云有懷二人吾願李生三復之矣

恕谷後集卷三終

恕谷後集卷三

記

西

